

我看

鸳鸯蝴蝶派

魏绍昌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 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看鸳鸯蝴蝶派 / 魏绍昌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458-1170-4

I. ①我… II. ①魏… III. ①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9466 号

我看鸳鸯蝴蝶派

魏绍昌 / 著

责任编辑 / 张允允

封面设计 / 郦书径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o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875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58-1170-4/I·334

定价: 2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台版新序

鸳鸯蝴蝶派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客观存在，而且是个庞然大物，可是长期以来，在现代文学史或现代小说史内部却没有得到应占的地位。我始终认为无视它是不对的，缺乏根据的蔑视它也不足取。六十年代之初我编了《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将正面反面的材料都摆出来，目的就是要求读者去了解它，去调查研究它。

这部资料分史料与作品两个部分，早已一起编成，可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只出版了史料部分，而且是内部发行。“文革”以后，香港三联书店于一九八〇年一月照此翻印过一版。作品部分（与史料部分合为上下两卷）迟至一九八四年七月方才出版，依然是内部发行。后来出版社又将作品部分单本重印，由我新写了一篇《前言》，方作为公开发行，其时已在一九九〇年十月。这

部资料书的出版居然出现了如此漫长曲折的历程，似乎也泄露了鸳鸯蝴蝶派要取得“应占的地位”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我对鸳鸯蝴蝶派的看法，在这部资料的《叙例》（六十年代初所作，八十年代加出下卷时稍有增改），以及为《鸳鸯蝴蝶派小说选》所写的《前言》中，均已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虽然限于自己的水平与见闻，我的认识不可能全面正确无误，但我对它的基本观点基本态度是一贯如此，从来没有动摇过，也没有改变过。尽管近年来他们的景况在大陆已远非昔比，我则依然如故，过去既未大冷，如今也没有忽然大热起来。

因为《叙例》和《前言》表达我对鸳鸯蝴蝶派的看法是提纲挈领式的，较为概括。出书以后，收到不少读者反映，都要我说得具体些、详细些，更有一些问题，要我进一步的分析解答。因而一九八八年五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我讲学，我便趁此机会去谈了“我看鸳鸯蝴蝶派”，可是这次所谈，由于准备不够，时间短促，仍未畅所欲言。因此我就萌发了要写一本小册子的想法，不过那时候我实在抽不出可以静下来写作的整块时间。

这个想法的实现是在第二年的六月之后，本来我已接受去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访问讲学的邀请，并且我又收到北京在十月召开国际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的请柬，可是后来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没有出国，北京的学术讨论会也没有开成，我便抓紧这块空

隙时间，从炎热到寒冷的下半年期间，总算完成了这本十万言的《我看鸳鸯蝴蝶派》。我是一九九〇年一月中旬将稿子寄给香港中华书局，二月七日就收到书局审读完毕立即排印的回信，同年八月就见书了，速度之快，令我兴奋。接着台湾商务印书馆也要将此书重排出版，我趁此订正了港版的一些错字，补充了一些港版未及收入的文字与图片，作为一个在海峡彼岸的作者，一旦自己的作品能在阔别四十多年之久的台湾出版，内心的激动促使我要将这本小书写作与出版的由来，谨向亲爱的台湾同胞们奉告如上。是为新序。

魏绍昌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七日，上海

目 录

台版新序	1
美丽的帽子	1
上限与下限	13
“似是而非”辨	20
井水不犯河水	33
质变的典型	42
五虎将	50
徐枕亚	51
李涵秋	60
包天笑	68
周瘦鹃	77
张恨水	88
十八罗汉	105
孙玉声 张春帆	106
吴双热 李定夷	108
王西神 王钝根	110

朱瘦菊 毕倚虹	112
严独鹤	118
范烟桥 郑逸梅	121
程小青 徐卓呆	125
向恺然 李寿民	133
王小逸	139
胡梯维	144
秦瘦鸥	148
各式品种	156
社会小说	157
言情小说	161
武侠小说	165
侦探小说	171
滑稽小说	175
历史小说	178
官闾小说	180
民间小说	182
反案小说	186
短篇小说	188
青社与星社	193

报刊与书店	201
装帧与插图	220
影·剧·曲	238
尾 声	245
[附]张恨水《春明外史》第四十九回	250
淑女多情泪珠换眷属 书生吐气	
文字结婚缘	250

美丽的帽子

鸳鸯蝴蝶派产生于“五四”之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它的资格比“新文学”老。据粗略的统计，到一九四九年为止，它所发表出版过的作品总数，要比“新文学”多得多，所以鸳鸯蝴蝶派是一个庞大、悠久而又复杂的文学流派，问题也比较多，首先“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问题，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特别是素来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几位著名作者，几乎都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且看包天笑、周瘦鹃这两位名家的表白。

包天笑说：“据说，近今有许多评论中国文学史实的书上，都目我为鸳鸯蝴蝶派，有的且以我为该派的主流，谈起鸳鸯蝴蝶派，我名总是首列。我于这些刊物，都未曾寓目，均承朋友们告知，且为之不平者。我说，我已硬戴定这顶鸳鸯蝴蝶派的帽子，复何容辞，

行将就木之年，‘身后是否谁管得’付之苦笑而已。”（见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七日香港《文汇报》载包天笑《我与鸳鸯蝴蝶派》）

周瘦鹃说：“至于鸳鸯蝴蝶派是写四六句的骈俪文章的，那是以《玉梨魂》出名的徐枕亚一派，礼拜六派倒是写不来的。当然，在二百期《礼拜六》中，未始捉不出几对鸳鸯几只蝴蝶来，但还不至于满天乱飞，遍地皆是吧。”又说：“我是编辑过《礼拜六》的，并经常创作小说和散文，也经常翻译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在《礼拜六》上发表的。所以我年轻时和《礼拜六》有血肉不可分开的关系，是个十足，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见一九五八年一月周瘦鹃著《花前新记》）

包天笑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壬寅杂诗》中，又有一首题为《鸳鸯蝴蝶派》的七绝。诗云：“庄生蝴蝶梦非真，愿作鸳鸯亦可嗔。一代权威文学史，敢将名氏厕名人。”跋云：“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大谈其鸳鸯蝴蝶派，说我是这个派的主流。又说我“作品体裁多样，长篇、短篇、话剧、诗歌，无不染指”。读之不胜愧悚。最近上海友人又赠我以魏绍昌所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一书，厚厚一巨册，当然对我亦无怨词。我虽不愿戴这一顶鸳鸯蝴蝶的帽子，然亦无申诉之余地，有许多同文说是“乱点鸳鸯谱”，我也未免语涉不庄。试思我当时亲老家贫，卖文为活，不免东涂西抹，安足供文学史的资料呢？”

六十年代初当我编辑《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一书时，得到范烟桥和郑逸梅这两位鸳鸯蝴蝶派名家的供稿，而在他们编写的文稿上，也不愿意戴上鸳鸯蝴蝶派这顶帽子，要求冠以“民国旧派”的称号。郑逸梅在八十年代所写的自传中说：“上海文艺出版社刊行《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编者魏绍昌约我写《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约十多万言，作为《资料丛书》的一部分。香港汇文图书店，把我的《丛话》抽出来，翻印为单行本。”事实上，郑文所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是整套丛书的总称，我编的不过是其中的一本，书名叫《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不想过了二十年之后，郑逸梅提到这本书内他所写的《丛话》，还是不愿写明这本书的原名，这一点，恰好透露了他对鸳鸯蝴蝶派这一名称有意避讳的心声。

那末他们是怎样理解鸳鸯蝴蝶派的呢？周瘦鹃指出，只能是民国初年风行一时用四六对偶句骈体文写的哀情小说，代表作则是徐枕亚的《玉梨魂》。范烟桥和郑逸梅对我也说过与周瘦鹃同样的看法。包天笑虽未明言，但他曾举出自己不认识徐枕亚，作为否认鸳鸯蝴蝶派的一条理由，言下之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包天笑、周瘦鹃、范烟桥、郑逸梅以及其他名家都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都见诸于五十年代后的文字，已是他们事后反思所表示的态度。因为这顶帽子过去被“新文学”批过骂过奚落过，戴上了

在心理上不大好受。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在感受上，确有感到委屈的一面。因为他们在民国初年盛行写青年男女恋爱与婚姻悲剧的浪潮中，都没有写过《玉梨魂》这一路现代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虽然周瘦鹃在这个时期也写过不少新式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也是用文言文写的，只是没有用对偶句的骈体文罢了。总而言之，他们所谓的鸳鸯蝴蝶派，题材既限于才子佳人，文句也只能是对偶骈体，主角的容貌和词藻的艳丽，从内容到形式，都好似成双成对的鸳鸯或蝴蝶那般模样。他们所以对鸳鸯蝴蝶派作出如此狭隘偏颇的理解，倒并不完全是想处身于外，施展金蝉脱壳计，企图一推了之，而是由于他们主观上对鸳鸯蝴蝶派的实质确实缺乏清醒与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周瘦鹃不承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但承认自己是个十足、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这是他编过《礼拜六》杂志，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上，在“新文学”的心目中，礼拜六派和鸳鸯蝴蝶派完完全全实实在在是同一码事，两者的实质性并没有任何区别。至于范烟桥、郑逸梅等愿称“民国旧派”，那是指在特定的时期（即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内和“新文学”相对而言，只不过是暂且一用的泛称。其实在新世纪新时代里，自己甘居守旧，这个名称并不见得比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要好些。

为什么说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是同一码事呢？这是有内证与

外证可以肯定的。

内证从他们所编的许多杂志刊物内发表的宣言、发刊词、序文、编者话以及祝词、广告上，俯拾即是。先看看《礼拜六》的《出版赘言》：

或问：“子为小说周刊，何以不名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而必名礼拜六也？”余曰：“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人皆从事于职业，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暇而读小说也。”“然则何以不名礼拜日而必名礼拜六也？”余曰：“礼拜日多停止交易，故以礼拜六下午发行之，使人先睹为快也。”或又曰：“礼拜六下午之乐事多矣，人岂不欲往戏园顾曲，往酒楼觅醉，往平康买笑，而宁寂寞寡欢，蹢躅然来购读汝之小说耶？”余曰：“不然！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闲，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故人有不爱买笑、不爱觅醉、不爱顾曲、而未能不爱读小说者，况小说之轻便有趣如

《礼拜六》者乎？”

再看看周瘦鹃为李涵秋主编的《快活》杂志所写的祝词：

现在的世界，不快活极了，上天下地，充满着不快活的气氛，简直没有一个快活的人。做专制国的大皇帝，总算快活了，然而小百姓要闹革命，仍是不快活。做天上的神仙，再快活没有了，然而新人物要破除迷信，也是不快活。至于做一个寻常的人，不用说是不快活的了。在这百不快活之中，我们就得感谢《快活》的主人，做出一本《快活》杂志来，给大家快活快活，忘却许多不快活的事。我便把一瓣心香，祝《快活》长生，并祝《快活》的出版人，《快活》的印刷人，《快活》的编辑人，《快活》的撰述人，《快活》的读者，皆大快活。秒秒快活，分分快活，刻刻快活，时时快活，日日快活，月月快活，年年快活，永远快活。

又如刊登在《星期》杂志广告版上介绍《游戏世界》的一篇《玫瑰之路》：

《游戏世界》是诸君排闷消愁一条玫瑰之路。其中有甜甜

蜜蜜的小说、浓浓郁郁的谈话、奇奇怪怪的笔记、活活泼泼的游戏作品。从第十三期起，我们还嫌这条玫瑰之路花开得不盛茂，特地请了灌园的名家，培植灌溉，务要使这条玫瑰之路，开得花团锦簇，又香、又甜、又芬芳、又馥郁，使人家走进了这条路，一个个都一百二十分的适意。诸君吓，快到这开放的玫瑰之路上来，寻点新趣味回去。

又如《红玫瑰》的编者话，题名《花前小语》，说明本杂志的宗旨，“常常注意在‘趣味’二字上，以能使读者感到兴趣为标准。”目的是“在求其通俗化、群众化、并不以研究高深的文艺相标榜。”最后极度的希望：“读者不看本志则已，看了以后一定不肯抛了不看，一定不肯失去了一期不看！”

以上所引，全出于他们自己的手笔。据此可见他们宣扬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唯一重心的文学主张是非常显明突出的。

外证就是“新文学”方面对他们的批评，鲁迅、瞿秋白、沈雁冰、郑振铎、阿英、朱自清等都写过文章。这里且举沈、郑两人的文字。

沈雁冰在《自然主义与现代小说》一文中说：他们的“‘艺术观’替他说得好些，是中了中国成语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毒，若要老实不客气的说，简直是中了‘拜金主义’的

毒，是真艺术的仇敌，对于艺术不忠诚的态度，再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在他们看来，小说是一件商品，只要有地方销，是可以赶制出来的；只要能迎合社会心理，无论怎样迁就都可以的。”又说他们：“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

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导言中说：“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是在上海。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完全是抱着游戏的态度的。那时盛行着的“集锦小说”——即一人写一段，集合十余人写成一篇的小说——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们对于人生也便是抱着这样的游戏态度的。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乃至小小的琐故，全是以冷嘲的态度出之。他们没有一点的热情，没有一点的同情心，只是迎合着当时社会的一时的下流嗜好，在喋喋的闲谈着，在装小丑，说笑话，在写着大量的黑幕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来维持他们的“花天酒地”的颓废的生活，几有不知“人间何世”的样子。”

我认为沈雁冰指出的“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和郑振铎指出的“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完全是抱着游戏的态度的。”正好和他们自己竭力宣扬的文学主张没有两样。

此外，还可以从鸳鸯蝴蝶派杂志的读者反映中取得旁证。范烟桥主编的《珊瑚》半月刊，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出版的三卷五期

中，刊出了一组征集各地读者“为什么看小说？”的意见，举其三则如下：

(1)为转移不良的心境而看。(2)为消磨枯寂的人生而看。
(3)为调剂苦闷的生活而看。(4)为明了神秘的社会而看。(南通 王懿)

因为小说在许多文艺的作品中，是趣味最浓厚的东西；如描写之深剧入微，文字之绮丽可爱，情节之曲折有趣，在在都可引人入胜，所以无论什么人都爱看它。(诏安 沈济宽)

(1)小说是自修最好的国文读本。(2)小说是文学中最使人感到兴趣的东西，阅时能使人忘却痛苦于无形。(3)在万念俱集不能成眠的时候，只有看书能消失一切思虑。等到脑眼疲倦，把书一掷，便可呼呼入睡。(宁波 栎主)

这三个读者的意见说法不一，而看小说最中心的一条，就是消磨时间，追求兴趣，这也正是鸳鸯蝴蝶派杂志编者希望得到的答案。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徐枕亚和他们是不是一路的呢？甚实徐枕亚和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徐枕亚早期以写骈体文的哀情小说出名这一点而已，何况徐枕亚后期也写过不用骈体文的别